



1

鸡鸣山

胡 正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 鳴 鷄

胡 正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太原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北部所经历的一連串的打击美帝国主义的艰苦战斗活动，反映了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光辉胜利，歌颂了人民英雄用鲜血来保卫和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

二 喊 山

胡 正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3 印张·68,000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99册

统一书号：10088·169

定 价：二角八分

10

目 录

第一章	空袭.....	(1)
第二章	第一次战斗.....	(6)
第三章	避弹坑里.....	(9)
第四章	李冬生.....	(14)
第五章	早晨.....	(16)
第六章	张四全.....	(21)
第七章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27)
第八章	田凤翔.....	(31)
第九章	王天贵.....	(36)
第十章	拂晓的战斗.....	(45)
第十一章	朴达咀.....	(52)
第十二章	师长李建生.....	(60)
第十三章	李道吉.....	(70)
第十四章	师长和李道吉.....	(73)
第十五章	鸡鸣山.....	(76)
第十六章	鸡鸣山下.....	(80)
第十七章	英雄的道路.....	(88)

第一章 空 襲

在朝鮮北部的一條大川里，有一支部隊從山坡上走下來，急急忙忙的穿過公路，跨過浮橋，走進一條山溝。

部隊排成一行走着。戰士們背着武器、彈藥和簡單的行李。頭上和背上插了一些松枝和茅草，遠遠看去，就象一溜風吹過樹林的梢頂。

部隊正緊急行進，突然，前面傳來兩聲槍響，防空的命令下來了，戰士們就地找好隱蔽的地方；有的躲在山坡的窩地和土楞下面，有的就坐在樹底下。

八架美國野馬式飛機過來了。一会儿低飛下來，側過身子，一会又揚起頭飛上去，隨後就轉起圈子來。

在一個松樹叢底下，坐着十來個戰士，起先，他們還看着敵機盤旋，隨後就靠在樹干上，或躺在土楞底下，不理會它了。戰士們一休息下來，渾身的血液就象許多小河流開了一樣。

戰士張四全把兩腿一伸，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真舒坦啊！鬼東西來的正好，咱們剛走累了，美國鬼子就給咱們吹休息號了。”

有的戰士也附和道：“說得對，真想睡一覺啊！”

戰士們不顧敵機在頭上盤旋，都躺倒了。三天來，連明帶夜的趕路，確實都累了。如果能好好休息一陣，再喝上一口水，吃上一把炒面，那是多么好啊！

张四全躺在土楞底下，手摸着炒面袋，看看大家不注意他，就背转身去。

不巧，班长看见了。

“张四全，你偷吃甚么？”

张四全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班长又叫：“张四全，你转过身来。”

张四全转过身来，脸两旁鼓起两颗“皮球”，嘴巴上下糊了一周白白的炒面。

班长和战士们一看他那样子，都忍不住笑了。张四全也张嘴一笑，满嘴的炒面象白烟似的喷了出来。

班长批评张四全道：“早晨刚规定好，不准随便吃炒面，炒面不多了，留到阵地上吃。你一路上偷偷的吃完，打起仗来吃甚么？”

张四全换了一付饥饿的样子说：“班长，肚里咕哩哇啦提意见，嘴里头都要伸出手来，饿急啦。”说着，看看班长没有再批评他，又接着说道：“人是铁，饭是钢，吃上东西才能走路啊！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打起仗来，自然有美国鬼子给咱们送罐头来。班长，你命令我再吃一口吧。”

班长看看张四全软溜溜的样子，又看看战士们确实都饿了，盘算一下，真的下命令了：

“每人吃半小碗，等敌机走后，咱们一股劲走到目的地，好不好？”

“好啊！”战士们高兴得叫起来。张四全早在炒面袋里抓了一大把，塞在嘴里，随后，又往他的小瓷碗里倒了多半碗。

战士们每人倒了半碗炒面，用凉水拌起来。看着炒面，眼睛都亮了，香味也扑到鼻子里。炒面到了嘴里不用细咬就

跑进肚里去了。

“真美啊！”

“真香啊！”

“香？”张四全吃了一口炒面，添了五分精神，話就更多了。“香是有一点香，可是你們知道这是甚么香味？是东北的大豆呢，还是，”他一面說，一面吃，說的快，吃的猛，噎了一下，他对炒面不滿意了：“我就不爱吃这炒面，就沒有我們那里的白面好吃。你看，咽也不好咽，粗的进了嘴乱跑，舌头牙齿包围作战，才把它赶进肚里。”

班长說：“那是你吃饱了，来，把你碗里那些炒面分給大家。”

张四全說：“不是肚子饱了，我是說，这沒有白面好吃。自然，沒有白面，炒面也不錯，班长，我听說咱們后勤部长耳朵有点毛病，毛主席給他打电话，叫給咱們送白面，他就听成炒面了。”

班长說：“你說錯了，后勤部长耳朵可灵啦。上回行軍时，我餓了，我說：‘这时候有把炒面多美啊！’嘿，你看，后勤部长就給咱們发下炒面来了。”

张四全一笑，刚咽到喉嚨里的一口炒面，“嘩——”吐出来，吐了班长一身。班长赶快在张四全背上捶了几下，张四全才不吐了。

正在这时，敌机在前面也“嘩——”扫射起来，战士們心里緊縮了一下，只耽心扫射到自己的同志，忽然，我們的高射炮“登登登”打上去，敌机慌忙揚起头飞上去了。这时，战士們都高兴的叫喊：“打得好啊！”班长心里也一陣輕松，覺得敌机并不可怕，也不过象刚才张四全呕吐一样，捶他两下就好了。于是，他看着张四全說道：“你看，杜魯

門也吃的噎住了，‘嘩——’比你吐的還厲害，高射炮捶它几下，它也就不吐了。”

戰士們也插嘴取笑道：

“高射炮就是頂事，還能給杜魯門治病！”

“這個‘衛生員’真能干！”

說着，一陣刮玻璃似的怪叫聲，敵機又俯衝下來了。戰士們不再害怕了，都叫喊起來：

“看，杜魯門又要‘吐’了，‘衛生員’，快給治一下！”

“‘衛生員’，快捶它啊！”

這時，在戰士們下邊的一個防空洞口上，正站着一個人。他用望遠鏡看着敵機掃射的地方，看樣子，敵機並沒有發現部隊，不過是向着浮橋和旁邊的村莊掃射。忽然，他聽見有人叫“衛生員”，怎么回事呢？敵機並沒有掃到這里呀！他就朝着叫喊“衛生員”的地方走上來。

“誰叫衛生員？”

戰士們一見他走上來，都立正站起，他們認得，這是他們的師長。

師長讓他們坐好，他自己也坐在一株松樹下，看看戰士們，又問：“叫衛生員干什么？”

戰士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得有些好笑，大家又看着班長，意思是讓班長報告，班長看看大家，又看看師長，然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首長，我們是說，敵機掃射，是杜魯門吃的太多，噎住了，‘嘩——’吐開啦，就象，”班長看張四全，張四全朝他要了個眉眼，班長也就沒有提他，接着說：“叫咱們的‘衛生員’——高射炮給它治一下就好了。”

师长开心地笑起来。两只亮堂堂的眼睛，看着这些精干、快活的青年战士，最后又停在向他作报告的那个青年战士的脸上。师长看得出来，这个青年战士的这种多少带几分做作的快活，一方面是想掩饰自己在空袭时的心慌，一方面却是想以此来鼓舞自己同伴的情绪。但最重要的是这初次空袭却使他们增加了勇气，这对于刚刚出国来作战的战士说来，已经使师长满意了。“这是一个勇敢的、快活的青年。”于是，他舍不得离开他们了。

“累不累啊？”

战士们齐声答道：“不累。”

师长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战士们走得很累了，但战士们却不愿在自己的上级面前说软话。于是他又笑问道：

“恐怕是嘴上不累，腿上累吧？”

张四全沉不住气了。“对啦，师长说对了。腿是有点累。”

班长王天贵接着说道：“累是有点累，两条腿有时不满意，不听指挥，我们就给他做点动员工作。”

师长满意地笑了。“对，这样说就对了。你们是哪个连队的？”

班长好象参加阅兵时那样，抖擞起精神，立正答道：“第八连第五班。”

“你叫什么名字？班长还是战士？”

“第五班班长王天贵。”

师长又挨次问到王天贵身旁的一个年纪较轻的战士：“你呢？”

年轻的战士有些害羞地立正说道：“战士田凤翔。”

“你呢？”

张四全不慌不忙地说道：“战士张四全。一九四九年参军，现在自愿报名抗美援朝。”

最后，师长问到坐在战士们后面的一个中年战士。他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师长看他时，只见他背包上除了铁锹外，还带着一把巨子和一把斧子。师长就笑着问他：

“是一位随军木匠吗？你叫什么名字？”

战士们都笑起来，那战士也微微一笑：

“我叫李冬生。”

师长还想和战士们谈一会，但敌机飞走了，前进的号声响了。师长想着面前的紧急任务——今晚一定要赶到铁鹰岭，并要筑好工事，迎击明天的敌人的进攻；把增援东线的敌人阻止在铁鹰岭南，以保证我军在东线的胜利。看看天色已经傍晚，落山的太阳染红了西天的云彩，灰色的雾罩下来，天色一阵比一阵昏暗。春天的冷风又刮起来，摇动着山顶的松树，吹起了沟壑里的白雪。

师长坐上吉普车，他再抬头看战士们时，战士们已经迈开大步走过去了。

第二章 第一次战斗

天亮了，阴沉沉的天空。早晨的雾气和炮火炸起来的烟土，把铁鹰岭罩得灰茫茫，雾腾腾。敌人开始进攻了，前面是坦克车，紧跟着几辆大卡车，卡车开到离阵地二里路时，

美国兵才跳下车来，然后，就象一群羊似的，向着铁鹰岭拥上来了。

王天贵爬在工事里，眼睁睁的看着敌人，看着敌人的进攻道路和进攻队形，估量着敌人的兵力，两手紧紧地握着自动步枪。这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把敌人打下去，怎样守住阵地。他看看一个个爬在工事里的战士，都瞪着两只大眼，盯着冲上来的敌人。于是，他喊道：“注意，准备好，听口令一齐打！”

田凤翔爬在工事里，动也不敢动，只低声说了个“是”，便觉得气喘，但又不敢响出声来。他旁边的张四全却满不在乎地说：“班长放心。哼，坐汽车来打仗，真是少爷兵。你看着，保险让他跑着来，爬着回去。”

“轟！”一发炮弹在张四全和田凤翔的面前炸开了。张四全只把头歪了一下，用手搥了一下眼前的灰土，但田凤翔却一下子把身子全缩在工事里了。他只觉得心里冰凉，身子也象不由他指挥一样，当他又抬起头来看时，敌人已经上了山坡，他心跳得更厉害了。象四根棒槌擂鼓，分不出鼓点子。他看看班长王天贵，便跑到王天贵旁边去。他总以为班长的地形比他的好，他总以为跟在班长旁边比自己一个人爬在单人掩体里胆壮。王天贵看见他跑时，本想喊他不要挤过来，但晓得他心里慌张，就让他在自己跟前吧，于是只说了句：“沉住气，不要乱动！”

田凤翔看看班长，心里还是跳的不行。他一下想起自己出国时订的立功计划，现在正是实现的时候，他兴奋地想着初次战斗的光荣任务，但是心里还是跳的不行。他不愿意慌张，他恨自己害怕；他很愿意使自己沉着、勇敢，他要象班长那样，但是他为甚么老是心跳呢？为什么不由他呢？他低

声向班长說道：

“班长，咱們一定要完成任务！”

王天貴說：“对！一定能完成任务！”

田凤翔胆壮了，但一看见敌人已上了山坡，心又跳起来。

“班长，咱們一定要坚决完成任务！”

王天貴曉得他說这话是因为心慌，便說：

“不要慌，把手榴弹弦套在手指上，揪的准准的，听口令一齐打，只要你沉住气，美国人就怕死，你不打他，他就来了，你打他，他一定跑。”

爬在他們旁边的战士李冬生，准备好了十几顆手榴弹——掀开盖子，掏出弦来，他看着田凤翔那情景，只說了句：“莫慌！”便把自己准备好的手榴弹，給了田凤翔三顆。

“咣！”一发炮弹在张四全面前爆炸了，田凤翔睜眼一看，心又跳起来；张四全不見了。田凤翔只覺得心里一陣冰冷和慌乱，但紧接着，他忽然看見那炮弹掀起的土堆里动了动，张四全的脑袋鑽出来了。张四全挤了几下眼睛，好象覺得有些好笑，王天貴和李冬生赶紧挖开张四全身边的土，张四全也用手三刨两挖的从土里鑽出来了。王天貴刚刚爬回自己的掩体里来，紧接着，又是一发炮弹在王天貴和田凤翔的身后爆炸了。一块泥土落在王天貴的肩膀上。田凤翔一下又把头埋在工事里，当他抬起头看王天貴时，王天貴还是一样的注意着敌人，只是肩膀輕輕动了一下，讓落在肩膀上的那块泥土溜了下去，田凤翔臉紅了。

王天貴呢？心里也很紧张，他虽然見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军队交过手，也听说美帝国主义是紙老虎，但是，他

亲自和美国人交手还是第一次。他就象站在一个初次打架的对手面前，估量着对手的力量，鼓足着自己的劲气；又好象他小时放羊，一只狼向他的羊群扑来了。他第一次看见狼，虽然他知道狼并不可怕，但他还是站在那里，紧握着羊鞭，当狼扑过来时，他一鼓劲向狼打去，狼跑了。这就是当时王天贵的心情，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他是眼看着敌人，心想着怎么把他打下去。当他看见敌人已经冲上半山坡来，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美国钢盔底下那一张张红的、白的、黑的脸，看见那凶恶的眼睛时，他心里的怒火一下子象浇上油一样，烧起来了。他大喊一声：“打！”紧跟着，机关枪、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就一齐向敌人打过去。这时，在他们两旁的各个班的阵地上，也一齐开了火。冲在前面的几个敌人一齐倒了下去。后边的敌人见势不对，把枪一扔，掉过屁股就往下跑，真象倒翻了一筐茄子、西红柿和山药蛋，一个个都骨碌碌滚下了山坡。

敌人退下去了，过了几分钟，敌人的炮火，就象夏天的暴雷一样，响过来了。

留在阵地上两个观察哨，战士们就躲进了避弹坑里去。

第三章 避弹坑里

战士们钻进避弹坑里，胜利之后的笑声，立刻充满了避弹坑。虽然经过了几天的行军，昨夜赶着挖好工事，接着进行了紧张的战斗，但对于战士说来，最大的愉快和安慰莫过于

于胜利。而这又是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啊！

班长王天贵一走进避弹坑，便把帽子脱下来，用手挥了挥额上的汗水，心里热腾腾的象刚吃饱饭一样。他看着战士们，高兴的歪着脑袋叫道：

“同志们！怎么样？打美帝国主义有信心吧？”

“有啊！”战士们骄傲地叫喊起来。

“早就有十分的信心，”张四全说，“这一回，美国人又给我们添了几分。”

李冬生点头说道：“是啊，美国兵就是草包！”

李冬生是嘴慢的人。他也和别人一样兴奋，可是他刚想起一句话来，别人已替他说了；特别是张四全，他有时想说一个意见，但说出来时，却只剩了一半，真象茶壶里煮饺子，而张四全就按着他这半个意见给他说完全了。所以他也不大说话，坐在那里擦起枪来。

张四全呢，在这种情况下，说大话超过每一个人，声音也高过每一个人。

“嘿，美国兵就是草包虚大汉，能吃不能干！那么好的装备，就这么点本事，真是丢人！要是把那装备拿到咱们手里，哼！早把他消灭完啦！”

田凤翔只是听着别人说话，两只眼睛闪亮地看着说话的人，他比别人更高兴，因为刚才的胜利，比他原来想的要顺利得多，但他又不知道为甚么这样顺利。

“咣！咣！咣！”一排炮弹在避弹坑旁边爆炸了。避弹坑好象受了惊似的幌了一下。

张四全的身子也震动了一下，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道：

“帝国主义就会吓唬人！你听，‘咣！咣！’‘唔登登’

登’，怪厉害，可是到跟前一碰，嘿，纸糊的老虎，泥捏的人，一戳就烂。”

“对啦！”田凤翔说话了，张四全刚才的话，说对了他的心事，“这一下，可摸住美帝国主义的脾气啦。”

“咣！咣！”又一排炮弹在避弹坑后面爆炸了。战士们不理睬它了，如象没有这回事一样。

战士们又说笑起来。班长王天贵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一味地和大家一样说笑，他要想一下敌人再来了该怎么打。他回想起刚才的战斗，虽然胜利了，总觉得还不够漂亮。事情往往是事后才能很好的回想当时的情况。于是他问大家：

“咱们第一仗打得好不好？”

战士们齐说：“好啊！”

王天贵笑着摇摇头，不慌不忙地举起一个手指头来：

“我看差一点。咱们开火早了，这是怪我没经验，只打倒他头前的几个敌人。毛主席常说：要消灭敌人！你把他打跑，他还能上来，要是把他消灭了，”

张四全插嘴道：“那才能解决问题！”

王天贵接着说：“对啊！大家想一下，下一仗该怎么打？”

张四全说：“下一回要把他消灭掉！”

王天贵说：“可是怎么消灭呢？”

李冬生想起一个意见。他慢慢的说道：“下一回慢点开火，等到——他们离咱们近了。”

张四全又插嘴了：“等到敌人冲到咱们面前那棵松树跟前，前边的敌人离咱们二百米左右，后面的也上到半山坡以后，班长一下命令，咱们一齐开火，一下子把他们一网打尽！”

王天貴說：“对，下一回就按这办法，远了不打，打不准不打，要枪枪見血，一定打个漂亮仗！”

“咣！”一顆炮弹正落在避弹坑的頂上，木椽抖擻了一下，上面的土便嘩啦啦落下来，凉土灌在战士們脖子里。

张四全用手扑打了脖子上的土，一面說：

“嘿，美国人还嫌我的衬衫不干淨呢！”

“咣！”一发炮弹在避弹坑口上爆炸了，一根木椽“咋”的响了一声，王天貴急忙用肩膀扛住，李冬生紧跟着用肩膀頂住那快要断的木椽。

战士們一齐站起来，急忙用地下的木头，把快断的木椽頂起来。

“咣！”又是一发炮弹，一股烟土象一陣急风一样扑进避弹坑里来。

炮弹連續在山头上爆炸，四架敌机交叉着对着山头陣地轟炸、扫射。山上的树木，有的被削掉了頂子，有的折断了树腰，露出白色的树楂子，好象雹雨打过的高粱地一样。一顆顆的燃烧弹投下来，树木着火了，浓烟和翻起的泥土混在一起，铁鷹岭简直要翻过来了。

炮火一停，敌人又冲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噤哩哇啦的叫喊着。敌人以为經過刚才猛烈的炮火，山上再不会有人了，一直向山上跑上来。但是，当敌人冲到离山头工事二百米达时，就象夏天一霎时突如其来的猛雨一样，枪弹和手榴弹迎接了他們。敌人受不住这猛然的袭击，又退下去了。

紧跟着，敌人的炮火又来了。奇怪的是，这一次炮火一停止，战士們刚从避弹坑跑进工事里，敌人已經到了工事跟前。按照時間計算，敌人不象前两次一样——从山坡底下冲上来，却象从山坡上冒出来的一样。

战士们一見这情势，都急了。王天貴立刻大喊一声：“快打！”手榴弹和自动步枪一齐开火了。敌人倒下一大片，但并没有退下去，又一窝蜂地向我們陣地冲上来，战士们咬着牙一股劲的开起火来。张四全把帽子一脱，开了自动步枪的快机，敌人越多，他打的越痛快，好象一个胃口大的人吃东西。嘴里还叫着：“好啊！这一家伙可有了射击目标啦。”李冬生揮动着他两条有劲的臂膀，一个接一个的，把手榴弹摔出去。田凤翔比別人都着急，只怕敌人冲上来，他用劲摔着手榴弹，但手榴弹却摔到敌人身后去了。王天貴一口气打完一轉盘子弹，情况已不允許他再換上一盘，因为就是装子弹再快，敌人也会乘着这机会冲上来的。而且打一盘子弹，只扫倒几个敌人，一个手榴弹也只能打倒几个敌人，眼前，一大片敌人已經快冲到陣地跟前来了。他真想把这一片敌人一下子吃掉，他一下抓起两个手榴弹来，一面一齐摔出去，一面对田凤翔說：

“快，把手榴弹捆成一捆！”

于是，一捆一捆的手榴弹抛出去了，在一声声的震聾耳朵的响声里，在一陣陣的火光中，在一股一股的浓烟里，敌人一片一片的倒下去了。最后，剩下几个敌人，也就象几个駝背的下山一样，連滾帶爬的退下去了。

天色暗了，敌人停止进攻了，战士们又回到避弹坑里，有的拖着疲累的身子，一搖一幌的走着，张四全也好象渾身的力量都出尽了那样，往避弹坑里搖摆着，嘴里不断地說着：“打得痛快啊！”李冬生低着头想着刚才的战斗。田凤翔身子也累了，他心里一时还靜不下来，不象张四全那样，一打完仗就什么事也沒有了。田凤翔想着自己的手榴弹为甚摔的太远了？又想到班长讓自己把手榴弹一捆一捆的打下